



西高地行记

在四川的作家里，多年来我行走考察的区域比较多。但是说到藏区的山川河谷与风物，阿来则是作家们的老师。藏地的很多动植物、地质地貌内地作家基本都不熟悉。阿来多年来穿行于横断山脉深处，念兹在兹，无日或忘，尤其是他对横断山东沿的深入研究，对这一空间的写作无疑可以归纳为“大横断写作”。

1900 年左右，京师大学堂的地理学家邹代钧在其学术讲义中第一次提出了“横断”这个词，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大”，是概括那 36 万多平方公里的起伏高地。近十几年来，“大横断”这一概念十分火热，川西之所以华丽绚烂，就是因为川西一直是大横断最核心的部分。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阿来的写作都没有离开“大横断”这个

“大横断写作”的阿来意义

——在阿来《西高地行记》研讨会上的发言

□蒋蓝

地理空间。他的文学世界基本都是在这个地理空间里穿行、思考，而且他对文化学、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领域特别予以了强化和凸显。

1860 年以来，许多西方学者用“博物学”的视角开始书写横断山东沿之地，已经过去 160 多年了。但中国人并不因此而失语。中国自古有一种视角，即“风物学”的写作，这种写作就是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笔记里的对风俗、对植物、对动物的考证与判断。在我看来，采用“风物学”研究法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博物学”予以结合，成就了阿来“大横断写作”的方法论，尤其是他的非虚构之书《西高地行记》。或者说，他俯身于大地细节的博物学眼光，更多运用西方博物学的精细研究与理性分析，但同时又在行走中融合了这片土地上中国风物、多民族文化孕生的过程，从而呈现出一种高原民族、高原博物、高原历史相融汇的特殊语境，就像“三江源”吸纳百川而奔向大海，这便是阿来的非虚构写作所呈现的一种综合性写作态势。

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西高地行记》里，即有自然主义的繁花与被多民族文化浸染的花朵交相辉映，互为依托。

由此我还想谈一个问题，是不是具备跨学科、跨文体的“双跨”特征，应当成为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文学散文的重要标准？现在的很多散文写得很“小气”，有些刊物编辑就下了一个定义加以描述，叫“文学散文”或者“纯散文”，以区别于很多领域超出传统散文家的文化视

野的那种写作，比如说对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极其深入研究的博物学写作，甚至很多文学编辑不接受这样的文章，认为此类不属于纯文学。我觉得，这是文学编辑基于自己知识的贫乏和眼界的逼仄所造成的，也是“小化”“矮化”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当下表现。那么，庄子的作品是不是“纯文学”？司马迁的《史记》是否是真文学？答案是肯定的。时代在发展，时代的写作不能再囿于“纯”。

刚刚几位专家谈到思想，思想固然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另外一种博识性的第三结论。在两个概念之下提出第三个概念，这就是思想。阿来对于地质、文化以及生物三个体系，不断地提出自己站在 21 世纪前沿的与时俱进的思考。这也是我多次听到阿来讲的，他有一个文学观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白居易的观点，在阿来的写作里特别重要。有的作家会有抽象的观点：我为未来写作。我觉得这种观点是颇为虚无的。

刚才有几位专家也提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的仰视问题。我认为，阿来除了对整个山脉有仰视的角度，更还有一个平视的角度，他特别重视人在整个山岳之中的穿行。因为人对山岳的点化，山岳才有了文化，没有人迹在整个山岳中的加入，就没有文化的生成。另外，他还从俯视到微观，就是细部研究。思想的那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内视，特别是对藏文化的内视，有哲思、冥想，把现实中的一种变与不变融入自己的时空中，放在一个更大背景来看待藏民族的生活。

在当下的散文的纪实和非虚构之间，阿来实际已经用一个“双化”的方式打开了一个西方博物学家们还没有触及的东西，就是大家提到的：他是一个书写整体性的、多民族的诗学者。既有民族文化，也有诗学的拔升。因为他的文学结论，最后的落脚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动物学家，也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论文，而是一个诗学者的审美判断！他用一个作家的诗学判断，感悟一方民族，并对这块土地提出自己的生命认知。

阿来和大横断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对望。相互赠与，相互保管，也相互加持”。随着时间的推演，阿来可能还会书写得更细致，更为纵深。比如他曾经提到过，他准备写一个纯粹植物学的、关于青藏高原植物的系列作品，对此我们非常期待。

总之，阿来的书写方式，逐步地让我们打开了，弥补了西方 100 多年以来对整个藏地、高原的动植物纯生物学的描述，他赋予了、还原了这类题材独特的文化、民族气息和精气神，这种写作态势，在目前还没有其他作家能比他做得更好。

“向山河和民众中求知。”这句话适用于我，也适用于阿来，我们一生都置身在山河与民众之间。只有这样求知，作家的脑力、眼力、脚力、心力才能够慢慢走向大地的深处，真正可以兑现一个承诺——实现真正的大地写作。为此，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方能永不辜负。



Literature&Arts
锦水

04
成都日报



2024年2月15日
星期四

悦读

一滴水汇入大海

——简评张欢新作《她是我妹妹》

□崔耕

张欢是一个极其有亲和力的人。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常常因为锋芒内敛而显得敏锐不足，然而她最近的作品《她是我妹妹》(刊发于《四川文学》2024 年第 1 期)，以一种温和又不失力量的方式，展现出她对生活的洞察力，以及将生活琐事恰到处地处理为文学素材的能力，让人觉得意外和惊喜。

根据可靠消息，这篇本应该是小说的作品，在编辑过程中，被阴差阳错地认定为散文，这大概来源于文中主人公确有其原型，且跟现实中的原型重合度颇高——这桩小小的文学事件，实则大有深意：在赏析一篇作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界定文体之分？虚构和非虚构，是否能成为界定文体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我并没有指望这个文学事件会神启一般为我解答这个老生常谈又争论不休并且难以定论的问题，也无意在本文中探讨这个话题，只是它的确让此类问题沉渣泛起，再一次提醒我们，一个哪怕微乎其微的文学事件，也跟宏大的文学命题之间关系甚深，不容忽视。

对于一个深陷苦难而不自知的人或群体，要如何观察和书写他们？张欢的《她是我妹妹》是一个细小的窗口，就像题记中的那句话：“有一个人，她经常丧着个脸，可她什么悲伤的事情都不会讲。”有人批判精英阶层总是以俯视的姿态去打量这个庞大的普通人群体，以上位者的身份为他们代言，替他们发声，说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另一种自以为是。然而事实却是，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发声，他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像这篇文中写到的消失的妹妹一样，如透明水滴般地从我们的世界中蒸发，留下一些如水而逝的泡沫。毕竟我们大多数人，把关注平民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产群体，阶层错落的悖论，才是让多数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人们更揪心的话题。

妹妹不属于中产群体，跟同是“90 后”的年轻一代相比，她接受的家庭关怀和学校教育都十分稀薄，她沉迷于流行文化，没有意识到自己艰难处境，对于情绪的描写，也只有“除了开心，还是开心”这一类简单到含糊的表达，她像一株缺乏痛感的植物，对吃穿住行等常人锱铢必较的事情，都宽容得让人发指。她不懂规划，随遇而安，缺乏理财意识，花掉一个月所有工资买去参加闺蜜婚礼的机票却没有留下一百块钱为抵御寒冬添置一条被子，她给流浪猫买猫砂猫粮，做驱虫，费心安置，满怀一腔不合时宜的善良。她，或者她们，天南地北地散落着，没有固定的家，随着工作辗转漂泊在一座又一座城市，是我们当代的吉普赛女郎。

张欢的文字干净而克制，文中叙事人对妹妹的深情通过这些干净的文字渗透出来，或许是文字中透露出的情感太醇厚，又兼具国人历来含蓄的表达，非常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家人叙事的语气，让编辑同样自然地认同了叙事人作为文中主人公姐姐的身份，并且把她跟现实中的张欢等同起来，于是这篇不乏虚构的小说被归类在了散文门类。

当然，这并非一个错误的分类，对于一个小说的初学者来说，拿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作为原型进行创作，是极其正常的方式，通过对周遭生活深刻的认知，对亲人朋友 X 光片般扫描观察，提炼出那些在人物生命中留下种种印记的瞬间和细节，组合成一个个不乏鲜明的文学形象。本文中妹妹的形象，或许跟张欢真实生活中的妹妹差别不大，就像被刚学习绘画的人，对着静物描出来的一幅素描，形象真实、可信度高，它透露出写作者并不太成熟，但十分真诚的描写。作家虚构的形象，距离作家现实生活越远，难度越大，想象力丰富如刘慈欣，也巧妙地避开了对三体的直接描述。张欢的小说处女作《她是我妹妹》中的妹妹形象，可以看作是她文学事业的起点，并且是一个优秀又充满期待的起点，岁月漫长，希望她能在往后不动声色的观察中，持续不断地记录、雕琢，书写创造出一个个更加圆融的形象，把那些我们善于遗漏的群体补充到文字当中。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地方

青，青菜的青

□邵永义



青神田园风光 邓友权 摄

冬天的白雾给岷江笼上了一层薄纱，两岸山岭如染得过浓的水墨画，江岸葱葱郁郁的竹林，朦胧了婀娜多姿的身影。只有那一片片的阡陌之中，碧绿的青菜顶着寒气和霜露，在万物凋零的田地、空旷的房前屋后，蓬勃地生长！

青神，这块岷江中游形如桑叶的一片土地；两岸是古蜀先民逐水而居、临水结庐的记忆，岷水是蜀人宦游出川、水上丝路通往入海的航道。在龙泉山余脉怀抱的河谷林盘间，是一个被岷水冲积而成的坝子。能在大雪季节之后仍然让这片土地青青葱葱，生机盎然的，就是青神人千年来称为“青菜”的植物了。

不是每一种青绿色的蔬菜都叫青菜。在青衣神肇路蓝缕、巡行郊野、劝民农桑的岷江中游，龙泉山连绵逶迤，如一幅长轴山水陪伴着岷江由北向南数百里，形成了柔美如镜的平缓岷江。东山坚强的丹霞支撑和苍绿的松柏点染，郁郁华美；河谷平坦滋养着的座座林盘，阡陌道路和小溪把土地划成一方方的田垄，那在冬季被青菜的菜地染成锦缎般柔绿的沃野，在成都平原的南端呈现了浓墨重彩的古蜀原乡风貌！

青菜，以农村女子一样的柔嫩、本真和朴实，在秋收过后迅速为这片土地补白。男人翻土耕耘，挖沟开垄，农妇闪着翠竹一样柔韧的腰肢，细心把青菜的种籽播撒在油黑的土床上，浇肥水、覆地膜，防霜冻、防鸟啄。育秧成苗，再起苗移栽，也给那青青的菜身上洗一个温泉。菜心削了皮，白玉一般的母体，是炒肉的绝配。大多数家庭，能在冬天煮一锅青菜，青白相间，放点葱葱生姜，热腾腾上桌，配一碟红油辣椒的蘸水，那日子，就会暖到心头、汗上额头！

农村的年，青菜是必配的，最美的是青菜煮腊肉。把熏得油亮金黄的腊肉煮好后，捞起腊肉，把切成方形的青菜下到汤里煮，荤素搭配，有油有益，青菜入口饱满润口。也有人家做成连锅汤，先把腊肉泡软、洗净，切成片，下锅煮到半熟，加入青菜，一刻钟后起锅，金黄的腊肉，玉白的青菜心，青绿的包包菜，肉香清香交融，这是青菜盛妆的一幕！

小雪刚过，青菜包包丰盈起来，菜心没起苔，是做腌菜的时候。砍了青菜，削去老

中寻找养分，合成生长素，沿着逐渐硕大的主干输送到丰满起来的叶渠上。青菜的叶渠是有记忆的，每一片抽芽而生，从母体上交错而生，叶渠是瓢形，像一只如意，但总是在腰部，长出肥厚的菜苞，使叶渠在母体的滋养下，成为了青菜的主角：青绿、青脆、青葱、清甜、清爽，连同她头上斗篷般的菜叶，柔美、细嫩、飘逸。

青菜把一块块地连成一片，把岷江边的沃野染成一幅长卷，把林盘外散乱错落的田地呈现出多姿的组团：远处青山，近处竹林，脚下青葱的菜畦，在田良的连接下，有规有矩，有形有色，成为冬季生命勃发的见证！

青菜从亭亭玉立到丰腴，仪态如雍容华美的少妇，就熟到了极致。农家生活简单，每家做饭时，到地里砍一、两窝青菜，拎起来有三四斤之重，用刀砍去根须，清脆的声响中，青菜如婚嫁的女子，就在痛苦中转化成欢乐，离开了生养她的土地，把青菜拎起来，刀口轻轻划过片片的绿叶，那是青菜头顶柔美的绿巾，再转动着一剔开青绿的叶杆，叶杆呈瓢形，弯曲如一只只青色的如意，在腰身上有肥厚的菜苞，最后是光洁的菜头，如绿皮包裹的白玉。小时候在河边洗青菜，清清的河水在菜叶上滚动着，洗净的青菜齐齐地躺在竹编的筲箕里，纯净而温润，恬笑着被主人带回家。冬天，农妇们喜欢在井坎上洗菜，一桶桶水从井里提起来，冒着热气，与春季一样，暖手暖心，也给那青青的菜身上洗一个温泉。菜心削了皮，白玉一般的母体，是炒肉的绝配。大多数家庭，能在冬天煮一锅青菜，青白相间，放点葱葱生姜，热腾腾上桌，配一碟红油辣椒的蘸水，那日子，就会暖到心头、汗上额头！

农村的年，青菜是必配的，最美的是青菜煮腊肉。把熏得油亮金黄的腊肉煮好后，捞起腊肉，把切成方形的青菜下到汤里煮，荤素搭配，有油有益，青菜入口饱满润口。也有人家做成连锅汤，先把腊肉泡软、洗净，切成片，下锅煮到半熟，加入青菜，一刻钟后起锅，金黄的腊肉，玉白的青菜心，青绿的包包菜，肉香清香交融，这是青菜盛妆的一幕！

小雪刚过，青菜包包丰盈起来，菜心没起苔，是做腌菜的时候。砍了青菜，削去老

诗歌

聂晚舟的诗(二首)

□聂晚舟

聂晚舟，11 岁，成都市教科院附属学校（西区）六年级学生。曾在《语文报》《少年时代》《红领巾》《华西都市报》等报刊发表过诗歌和作文。

六岁那年夏天

马上就要到沙滩了
透过车窗
大海清晰可见
水是蓝的
天是蓝的
像两块相互反射的镜面
一时间
我分不清哪里是海
哪里是天

笔直的椰树巨人一样站立
一头，托起海洋
一头，托起蓝天
我拉着爸爸的手
爸爸背着一只
红色的游泳圈

我说：“快些吧，爸爸
我都迫不及待了！”
“什么是迫不及待呢！”爸爸问
“就是想飞过去，跳进大海
撩起海水，清洗蓝天。”

我家门前的蝉

高高的香樟树上
每年五月
都会飞来一只蝉

一只蝉
就是一只
不知疲倦的喇叭
叫走了夏日
叫来了秋天
叫暗了白昼
叫亮了夜晚

当我站在树下
仰起头
雨点一样的蝉声
流下来
打湿了我的头发
和双眼

我也忍不住
要像蝉那样
叫起来
我想用清脆的声音
擦亮幽暗的花园